

小说

灵感

■师建华

张局长女儿第三次高考落榜，局长夫人终于决定花钱让她去上民办高校。可上民办高校的话，要花不少钱。

想到钱，局长夫人心里就有股怨气。这怨气因张局长而生，当了几年的局长户头上竟没有多出半分錢。每当看到别的局长一个个财大气粗，出手阔绰，她心里就不是滋味，总感觉低别人一等。

张局长是人事局长，找他办事的成天排成队。而这个局长做官就是一身正气，什么事都按章办，杂七杂八的招儿在他面前都不好使。

为孩子上大学的事，局长夫人将近几年来的不满火山爆发般地倾泻到了局长身上。局长再也无法忍受她无休无止的唠叨，终于抖出了他当局长的威风。

局里上上下下很快都知道局长夫人住院了，都以胜似关心自己几倍的热心肠询问局长夫人的情况。局长淡淡地说：“一点皮外伤，没什么。”

局长夫人倚在病床上，左手臂缠着厚厚的纱布，纱布一直延伸到了胳膊的拐弯处。她将缠着纱布的手放在被子外面，床头上还象征性地挂着吊瓶，好像是在故意诉说着丈夫的罪行。她的脸上布满了愁云，一半是为女儿的学费发愁，另一半是因丈夫动手打了自己而生气。

在医院住了一天，没有人来看望她。她们病房里却很热闹，很多人看望她临床的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年龄和她差不多。不知不觉，她们聊到了一起，原来那个病人的丈夫也是一位局长。

通过留心，她很快发现了一个秘密。每当一天中没有人来看望这位局长夫人时，这位局长夫人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奇怪的是，这个女人每打一个电话，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一帮人来看她，或拎着高档营养品或递上“红包”。也许是这招启发了局长夫人，于是，她也偷偷地给以前找自己丈夫办事的人打电话。

听着他们热心的问候，局长夫人心里很是舒服，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当官太太的感觉。

一个星期后，局长夫人出院了，光营养品就拉了好几趟，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也早已鼓得变形了。

看着女儿高高兴兴地上大学了，局长夫人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忍不住看了看一个星期前只是稍稍有点肿痛的胳膊。

一个月后，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一突发的灵感，竟把局长的“乌纱帽”给弄丢了。

小说

麦子熟了

■周存亮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被干热风狂吻过的田野，像金色的海洋。各式大型收割机在麦浪里水怪般地翻滚吞吐，奏着低沉而有力的丰收之歌。

农人随意地坐在路边停放的大小四轮车、三轮车上，欢快地谈论着今年的收成、新领的粮食补贴、一天比一天红火的日子，间或还飞出荡气回肠的道情清唱。人群中最爱唱的覃望秋，却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人堆里不停地走走站站。别人家收割麦子的订金都交齐了，可她家的却没人收，覃望秋能不急吗？

要说覃望秋家那一亩二分麦地，窄得可怜，远远望去像一条线。田地的南头是村里灌溉用的一口井，井沿上是一棵枝叶婆娑的老柳树。正中两座坟莹，住着她的公公婆婆、丈夫。若是用摄影师的眼光远远地来欣赏，说不定还是难得的一个镜头哩。可是，哪个机主肯当冤大头收这样的麦田呢？

儿子儿媳一个月前就来了电话，那边太忙，回不来。覃望秋不语。

去年站在地头千呼万求就差给人家跪下磕头，才有人勉强收了她家的麦子。割，也不是多难的事，可怀里的孙子又交付给谁呢？抱着孙子站在地头的覃望秋想到这，对着长满了青草的坟莹，怨公公婆婆恨丈夫骂儿女：我辛苦二十年，女儿出嫁儿子娶亲孙子出生，头发也白了，你们一群死鬼倒清闲自在！哪如我当初找阎王商量换换，也少了这二十年的熬煎？

覃望秋把一张百元的钞票再次递到了机主面前。机主夹着黑色的钱包正和村民斗嘴耍乐，看到覃望秋，来不及及躲避，只好苦笑着说：收割机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得看那位司机同意不同意。覃望秋说：他要是同意了呢？机主一拍胸脯：刚才就看到你怪为难的，他愿意，我绝对没话说。覃望秋狠狠地斜了一眼，抱着孩子走了。

太阳播撒的火猛烈起来，风像是融化了的铁流，麦秆在阳光下噼噼啪啪地爆裂。覃望秋一个箭步跳到了正要越过她家地头的收割机前面。高高的驾驶室里探出一个满是灰尘难以分清鼻子眼睛的头，大声地斥责：你这人不要命了？俺家的收不收吧？

不收麦就收人！覃望秋歇斯底里地喊着。

机主急步走过来，说，老嫂子，你看一会儿行不行？人家可都是交过订钱的！

你三根毛没扎齐，又跟我要心眼是不是？我这手里是冥钞是擦屁股纸？

机主的脸像没有沅烂的倒伏麦秆，一片青黑一片灰白。

给她家先收吧，我们不急。给她收了吧，又不是不给钱。收了吧。一个人，不容易的！收了吧！村民的声音齐了起来，也高了起来。

机主悻悻地退回到树阴下。司机向覃望秋挥了挥手，示意她让开一点，收割机要进她家的麦地了。覃望秋迅速地挪开了。

收割机绕了几个弯，颠簸着把麦子收割得干干净净。奇怪的是，机主既没有问也没有丈量她家的麦田

亩数，只收了二十元钱。

覃望秋说：按二亩的价钱收，我也绝不说啥。我知道你们难，可我一个人实在没办法。

机主的脸上有些不好意思：明年我要再来，先收你的！覃望秋愣了愣，拿起小三轮车上的番茄就往机主手里塞：自家种的，鲜番茄，尝尝。

坐在左邻右舍帮忙运回家的麦堆上，覃望秋长长地出了口气。等田里出齐了秋苗，我就去见一见媒婆介绍的那位，听说还是个挺有情趣的人哩。怕什么呢？如今这日子，有个人帮忙，总比一个人硬撑着强。想到这，覃望秋的脸突然热了起来。哦，是脸红了把。

麦子熟了，空气里弥漫着醉人的麦香。

诗二首

■袁庆州

雨夜寄思

夜雨扰春闱，
桃红染玉栏。
萧吹穿水过，
醉卧念君寒。

春絮飘梦

柳絮惹肠柔，
飞白落水幽。
窗前人入梦，
竹下影成愁。

麦收往事

■仙源竹韵

六月的风
把青绿的原野吹得满地金黄
那些吃饱了的麦粒儿
眨巴着迷人的眼睛
簇拥着奔赴夏天的约会

六月的骄阳
晒得大地如火烤的蒸笼
那些向人们报喜的麦穗儿
羞赧地低下了头
似乎还在思忖着初孕的心事

被麦穗压弯了的一弯新月
高高地挂在西方的天空
静静地倾听着
刚才还在数星星的娃儿们甜甜的新声
还有男人们磨镰的霍霍声

麦田里银光闪闪的镰刀
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
随着一行行小麦渐次倒下
架子车肩负着运输使命
麦场里堆起了一个个小山包

麦场上热浪翻滚
父亲左手执鞭，右手牵着牛缰绳
吱吱呀呀的石碾
唱着千年不变的童谣
一阵风吹来
我的眼前下起了金色的喜雨

牵动人心的麦收时节啊
想起你
我又想起了曾经的麦香
看到你
我又看到了父辈饱经沧桑的脸庞

